

中国



皇帝皇后



全传

成思远 / 主编

远方出版社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杨 坚

成思远 主编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成思远主编.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6. 11

ISBN 7-80723-146-7

I. 中… II. 成… III. ①皇帝—列传—中国
②皇后—列传—中国 IV. 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9581 号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主 编: 成思远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4600 千字

印 张: 518.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146-7/I·46

定 价: 2580.00 元(全 100 册)

目录



第一章	少年得志	(1)
第二章	入宫辅政	(27)
第三章	除旧布新	(56)
第四章	开皇之治	(75)



第一章 少年得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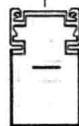
杨
坚

西魏恭帝元年(554),杨坚十四岁,转入太学学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太学是一所专门培养贵族子弟的学校。魏孝武帝匆促西迁,礼乐散逸,典籍不备;宇文泰集团起自行伍,军将骁勇少文;贵胄子弟从小习武,以弓马自矜。宇文泰深知,没有文化的队伍是难以担负起争夺天下的重任的,所以,他努力提倡学习,甚至在自己的行台设置学堂,让部下府佐白天办完公事后,晚上到学堂学习。当然,这种军政机构附设的学堂,充其量不过是进行诸如扫盲和学习一般公文写作之类的实用教育,同正规学校完全不能等量齐观。弥漫于统治阶层的尚武轻文的风气,给以后形成的国家政权留下严重的先天不足的病根,这是后话。就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学校的师资设备来看,西魏太学的教育水平,可想而知。

在这群质朴而孔武的子弟中,能文善武,就容易得到大家的尊重。例如,李礼成“虽善骑射,而从容儒服,不失素望。”至于像杨坚这种自幼深受佛寺教育的学生,更是一种特异的人物,其威仪风姿,让那些胡人军将公子和汉人世族子弟肃然起敬,“虽至亲昵不敢狎也”。在太学学习的都是贵宦子弟,杨坚所获得的尊重,在他们这一代人登上政治舞台时,就成为极其宝贵的政治资本。

就在这一年,杨坚被京兆尹薛善看中,辟他为功曹。这一任





命固然是象征性的,但对于杨坚来说,却是他走上仕途的开端。

翌年,杨坚因为父亲平定江陵(今湖北省荆沙市)的军功,被授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的勋官,封成纪县公。第二年,又升为骠骑大将军,加开府衔。在宇文泰制定的勋位中,杨坚的勋位已是最高的九命一级。显然,作为宇文泰集团的核心家族,其子弟都从高位起家,这就确保了各个家族既得利益的世袭继承,维持了其显赫的政治地位和整个集团的稳固。所以,杨坚虽然还没有正式踏上仕途,但其似锦的前程,已经得到充分的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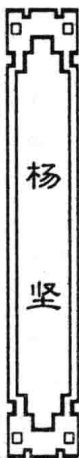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杨坚又迎来了对他一生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喜事。他父亲的老上司,上柱国、大司马独孤信相中杨坚一表非凡,满心欢喜,便把十四岁的女儿独孤伽罗嫁给了他。

两家都是北周开国勋臣,数一数二的豪门大族。杨忠是汉代名相杨震的后裔,他助宇文泰起兵,屡建战功,爵封隋国公,食邑万户,长子杨坚年方十七岁,因父亲的功勋,已被拜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将军开府置官属,指一种待遇),又进而封为大兴郡公。同他结亲的独孤信,更是权势隆盛。独孤信也是随宇文泰起兵的大将,官拜上柱国(北周时最高官衔,共八“柱国”,每人统二“大将军”,分别统率府兵),爵封卫国公。他的长女又是当今皇帝宇文毓的皇后。

独孤信共有七个女儿,对十四岁的幼女独孤伽罗最为钟爱,决意为她选一名乘龙佳婿。长安城内,多的是公子王孙,个个都想攀龙附凤,因此上独孤家求婚的人络绎不绝。但是,独孤信选中了杨忠的长子杨坚。他爱杨坚长相奇特,气度不凡,也爱杨坚少年英武,韬略过人。经过几次慎重考察,才满意地定下这门亲事。

婚事办得热闹、隆重。花烛之夜,一对新人含情脉脉,互相注视着对方。新娘正当豆蔻年华,修长的身材,雪白的肌肤,凤眼桃腮,眼波如水,似有无限柔情。独孤氏见丈夫痴痴地盯着她





看，含羞低下了头。她也为自己终身有托暗暗高兴。她发现，杨坚不仅生得一表人材，而且似乎很重情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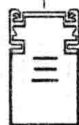
婚后的生活非常美满。独孤氏虽然生长权贵之家，但谦卑自守，柔和恭孝，家教、修养都属上乘。她也不仅仅是个漂亮的女子，而且通晓书史，对于古今兴亡大事颇有些独特的见地，因此，她深得杨坚的爱重。

有一天，杨坚下朝回家后，同夫人一起坐着叙话，忽有朝中同僚赵昭求见。赵昭是带着皇帝的秘密使命来的。由于有人传说，杨坚有帝王之相，引起明帝宇文毓的疑忌，便派善于替人看相的赵昭来，仔细察看杨坚的面相，如真有帝王之相，就要设法诛灭他。赵昭一看杨坚的长相，不由大惊。他告诉杨坚道，你这相，五百年也难得一见，额广，中央突起，直贯入顶，相法上称为“玉柱贯顶”，此相当为天下之君。

杨坚一听，害怕极了，忙用手掩住赵昭的口，不让他说下去。杨坚生怕赵昭是奉皇帝命来试探自己的，忙装出一副不经意的样子，说道：“我不过是一凡夫俗子而已，只愿效法我父亲，为国出力，此外一无所求。”这时的赵昭，已决心投靠杨坚，谋求将来的富贵腾达，他说：“我这绝非恭维话，将军日后必为天下之君，但须经过一番大诛杀才能定天下。请务必记住我的话！”他还嘱咐杨坚说，执掌朝权的大冢宰（丞相的代称）宇文护忌贤害能，要深自韬晦，等待时机。

赵昭回报明帝时故意说，杨坚虽然相貌奇特，但将来至多做一个柱国之类的大官，“天子之相”只是讹传而已。明帝这才放下心来。

再说杨坚送走赵昭，回到上房，将刚才赵昭的一番话告诉了妻子。独孤氏听后十分高兴，丈夫既有天子之相，那么，自己将来就能当上皇后。作为一个女人，还有什么比当皇后更高的企求呢？凭着她对于时势的估计，以及对丈夫的了解，她相信丈夫是有可能取代北周而君临天下的。但同时，出于一个女人的本





能,她又担心起来:做皇帝的人,哪个不是三宫六院,佳丽成群,到那时,丈夫还会对自己保持象现在这样的恩爱吗?她把这一层心事告诉了杨坚。杨坚哈哈大笑,说:“夫人真是多虑,我杨坚岂是负心之人?将来无论大富大贵,我都担保不会背弃于你!”独孤伽罗还是不放心,她说:夫妻之间只有真诚相爱,始终专一,才有幸福可言。但是古往今来,哪一个男人都把娶妻休妻看作象穿一件衣服那样随便,总是三妻四妾,朝秦暮楚,不要说帝王之家了。“我希望你能始终只爱我一个人,不纳妾,不乱爱。”她充满希望和深情地对杨坚提出要求。杨坚当即答应下来,而且,为了表示他对妻子的忠心,还立下誓言:“不和第二个女人生孩子!”

557年,北周取代西魏而立。西魏灭亡,早已是时间问题,这一点,没有人不清楚。可是,这番废立,却也经历了激烈的斗争。阻力并不是来自西魏皇室的反抗,而是爆发于宇文氏集团内部。宇文泰死后,其侄宇文护以迅速果断的行动,扶持宇文泰的嫡子宇文觉(孝闵帝)登上王位。同年,因为新的权力斗争,宇文护废弑孝闵帝,改立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即明帝,而朝廷权力则完全掌握在宇文护手里。

明帝即位后,杨坚被任命为右小宫伯,进封为大兴郡公,正式踏上了仕途。

宫伯掌管皇宫宿卫,小宫伯为其副职。贵胄子弟多由侍卫起家,其主要原因就是宿卫官在皇帝身边,贴近权力中枢,能够迅速得到提升。另外,从北周官制上说,宫伯隶属于天官大冢宰。当时,担任大冢宰的是宇文护。由此看来,杨坚担任此职,是宇文护为拉拢杨氏而作的安排。可是,这一职务正好夹在皇帝和权臣之间,地位十分微妙,是飞黄腾达,还是身败名裂,就取决于在政治斗争中的立场态度。每逢朝会,宫伯官金刀金甲,立于两班卫士前头,威风凛凛,然而,个中冷暖滋味,只有自个心里明白。杨坚在这个职位上如临深渊地度过了好几个寒暑,几



度险遭不测，亲身体会到政治斗争的冷酷。可是，这个特殊的位置，却也让他洞察朝廷复杂的人事关系，在宫里宫外，交结一帮密友，练就了深藏不露、处变不惊的政治本领。

二

杨坚一踏入仕途，就经受了政治斗争惊涛骇浪的洗礼。

556年10月，关中政权的实际领袖宇文泰在北巡途中发病，急召其侄儿、中山公宇文护赶到泾州（今甘肃省泾川县北泾河北岸），交代后事道：“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济。诸子幼小，寇贼未宁，天下之事，属之于汝，宜勉力以成吾志。”不日，宇文泰就在赶回长安的路上，于云阳（今陕西省泾阳县西北）逝世。云阳就在长安边上，用不了半天就可以到达。但是，宇文护仍然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一直将灵柩护送到长安后，才公开发丧。由此可见，当时的形势相当严峻。

那么，宇文护究竟紧张什么呢。其实，从宇文泰的遗言已可略见端倪了。宇文泰说自己“诸子幼小”，可是，当时其嗣子宇文觉十五岁，长子宇文毓二十三岁，都不能说是“幼小”。既然如此，为什么宇文泰还要将权力嘱托给宇文护呢？

关中政权是由贺拔氏兄弟等几个武装集团合流而成的，其主要成员，原是同辈，兄弟相称，宇文泰因为胆略才智过人，为诸将所推崇而成为实际的领袖。因此，他们之间虽说是上下级关系，实际上宇文泰更像是“老大”。宇文泰对此十分清楚，所以，自西魏政权成立以来，他在内政方面所作的就是逐步提高相府权力，明确上下级关系，慢慢收服各路将领，培植宇文氏亲属势力。同时，他也尽量照顾各将领的利益，用毫无实权的西魏皇帝来平衡派系关系。宇文泰不急于代魏自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同时也表现出自己对驾驭群雄的自信。可以说，时间的推移有利于宇文泰。



可是，天不作美，就在宇文泰日占上风的时候，突然病逝，其手下的将领，个个都是出生入死久经沙场的好汉，他们崇敬的是本事和军功，决非一般人所能驾驭。宇文泰的儿子素无功勋，显然镇不住这些英雄好汉。宇文泰所谓“诸子幼小”，指的并非生理年龄，而是政治上的成熟度。

其实，对于继承人问题，宇文泰早有安排。在自己的儿子尚未长大成熟之前，宇文泰着重培养其侄儿宇文导，早早就把他提拔为十二大将军之一，每逢自己出征，就让他留守关中，“深为吏民所附，朝廷亦以此重之”。可惜，宇文导死得太早。于是，宇文泰就把目光投向宇文导的弟弟宇文护。宇文护生于北魏延昌二年（513），曾经参加过西魏建立初年的历次战役，宇文泰称赞他“此儿志度类我”，是宇文家族第二代中的佼佼者。宇文泰去世时，他四十四岁，正当盛年，宇文泰只能把终生为之奋斗的大业交付与他，希望他能实现改朝换代统一天下的目标。

宇文护临危受命，他面对的形势十分严峻。从军功资历来说，他还不足以和第一代元勋相提并论，而且，宇文泰没有称帝，其职位并没有一定要由宇文氏继承的道理。所以，宇文泰一死，“群公各图执政，莫肯服从”，“怀等夷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关中政权面临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有资格向宇文氏家族挑战的，是那些和宇文泰“等夷（同辈）”的元勋。当时，最初的八柱国尚存五家：于谨一直是宇文泰的心腹助手。李弼原为敌对的侯莫陈悦集团将领，正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他归附宇文泰后，更是小心谨慎，忠心耿耿。而且，他们两人已同宇文泰结为儿女亲家。侯莫陈崇为贺拔岳部将，忠诚于宇文氏。那么，剩下的赵贵和独孤信显然就是谋求执政职位的竞争对手。

当年，贺拔岳被害时，是赵贵力排异议，确立宇文泰的领导地位，对宇文泰有拥戴之恩。独孤信是贺拔胜集团的主要将领，他“风度弘雅，有奇谋大略”，在荆州、洛阳，特别是其长期镇守



的陇右，甚得民望，“声振邻国”，以至东魏传檄说他拥兵秦中与宇文泰对抗。敌国之说或为捕风捉影，但他的确不属于宇文泰嫡系，相互之间关系颇微妙。独孤信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北周明帝宇文毓、隋文帝杨坚和唐高祖的父亲李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独孤氏在宇文泰集团中的重要地位。但这自然也引起宇文泰的戒心。就在去年，宇文泰决定立嗣，长子宇文毓是独孤信的女婿，而嫡子宇文觉刚刚成年，宇文泰想立嫡子，却又担心独孤信不服，便向诸将征求意见。众将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便都沉默不语，立嗣之议差一点搁浅。最后，还是李远挺身而出，请斩独孤信以立嫡子，这才勉强确定了继承人。宇文泰不立长子，恐怕有担心独孤信将来以外戚干政将无人能制的因素。宇文泰之死，使得集团内部潜存的矛盾表面化，如何处理这一矛盾，对于关中政权来说，既是严重危机，也是一大转机。

宇文护显然不足以镇住赵贵和独孤信，但他机智地请来威望隆重的于谨为他冲锋陷阵。于谨怀着“以死争之”的决心，在讨论继承人的会议上，回忆宇文泰对大家的恩德，声色俱厉地要求大家拥护宇文护主持大政，并带头向宇文护效忠，“群公迫于谨，亦再拜，因是众议始定”。

宇文护自忖，只要宇文氏不称帝、不确立与群雄的君臣关系，自己就没有把握驾驭他们。因此，他趁着宇文泰尸骨未寒，立即逼迫西魏恭帝禅让，于第二年正月，拥立宇文觉即天王位，正式建立北周。夺取了君权，宇文护也就让赵贵担任大冢宰，满足他想当“执政”的愿望，但同时将至关重要的大司马一职从独孤信手中收归己任，争得军权，并和于谨、李弼及侯莫陈崇参议朝政，把赵贵和独孤信架空并挤出权力中心。

赵贵和独孤信自以为和宇文泰平辈，居功自负，愤愤不平晚辈宇文护专权。赵贵一时冲动，甚至想铲除宇文护，但被独孤信所制止。然而，不久，他们的密谋竟被远在盐州（今陕西省定边县）任刺史的宇文盛告发。于是，宇文护先发制人，在赵贵入朝



时,将他捕杀,同时还罢免了独孤信,旋即逼他自杀。这一事件大有疑问,赵贵和独孤信如果真的谋反,那么,人在外地的宇文氏族人宇文盛兄弟从何得知?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当时的真相了,但是,从不合理的蛛丝马迹,仍可看出这是宇文护为提高中央集权而进行的有预谋的铲除异己的行动。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赵贵、独孤信一案刚刚了结,马上又爆发了李植等人支持孝闵帝谋诛宇文护案。李植的父亲是十二大将军之一的李远,自称陇西李氏,实际上是陇西鲜卑拓跋族酋长。李贤、李远和李穆三兄弟,为宇文泰崛起于关中,立了大功。宇文泰曾经把两个儿子,即后来的周武帝和齐王宪,寄养于李贤家,可见关系之深。李植早在宇文泰时代就已经参掌朝政,宇文护专权,他和几位宫卫头领,与孝闵帝密谋捉拿宇文护,归政于孝闵帝。然而,计划不幸败露,孝闵帝被弑,李植及其成年的弟弟都被诛杀,甚至祸及其父李远,而李贤和李穆两家亦受牵连,除名为民。

继立的明帝,就是独孤信的女婿宇文毓,他早已成年,又聪明好学,明显不利于宇文护长期专权,所以,登基才两年,就被毒死。临死前,明帝没有把王位传给年幼的儿子,而是传给弟弟宇文邕,即武帝,希望他能完成两位长兄未竟之志,制服权臣,树立皇室的绝对权威。

北周初年一系列政变所造成的影响非常深远。第一,赵贵、独孤信事件,标志着在中央集权化过程中,北周元勋集团分裂了。第二,李植事件表明,在第二代中,新的领导权威尚未树立起来。第三,孝闵帝和明帝被弑则是中央集权由谁来完成的斗争,即皇权与相权之争,其结果是宇文氏家族的分裂,削弱了自身的力量。

这三种矛盾,都反映出北周政权正坚定地迈向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道路,在这一进程中,出现第一、二种类型的矛盾并不奇怪,它或许是中央集权所需付出的代价,可以通过国家制度



的完善和妥善的政治措施来逐步消解。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都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来巩固其成果和消化其负面影响。然而,北周国家的发展却缺少了这一消化的过程。宇文护受命于危难之际,终能拥立宇文泰诸子,变魏为周,功勋殊伟。但他热衷权势,甚至走马灯似地一再废立君主,破坏了正常的政治秩序,在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中,自己反倒成为中央集权的最大障碍。而且,他缺乏文化修养,一味实行政治高压,激化了矛盾,涣散了人心,给北周政权造成很大的对立面,最后自己身败名裂。

武帝时代揭开北周最辉煌的一页,中央集权体制得到巩固,北方获得统一,各种政治矛盾逐步被纳入正常的国家体制内加以消化。遗憾的是,这段黄金时间匆匆而逝,还没来得及发挥影响,转眼之间又进入缺乏理性的宣帝时代。如果说宇文护时代的政治斗争还具有中央集权的意义,那么,宣帝所进行的则是变态、猜忌和无聊的政治迫害,造成统治集团的彻底分裂,新旧矛盾汇聚在一起,新的政治领袖和新的政治时代已经呼之欲出了。

在这一系列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刚刚出道的杨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北周初年首先遭到清洗的独孤信不但是杨忠的老上司,而且还是杨坚的岳父。这样两层关系,不能不使得杨家格外引起宇文护的警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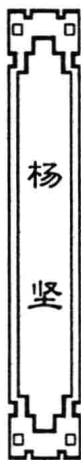
赵贵和独孤信敢于向宇文护挑战,根本原因就在于宇文泰集团内部以实力为基础的相对平等的关系。府兵制建立初期,兵士分属于各军将而不直属于君主。因此,元勋军将得以同中央闹独立性。可是,经过宇文泰一番整顿和大力培植亲族势力之后,到了大统末年,实际统兵者已由柱国逐渐转移到大将军,因此,赵贵和独孤信他们只能凭着资历勋功和影响力同宇文护抗争,自然轻易就被击败。但是,大将军杨忠却是实力人物,宇文护既不信任他,却也不敢小看他,因此,对杨家既拉拢又提防。杨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当上宿卫将领的,其处境可想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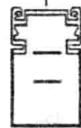
杨坚担任小宫伯,应该是宇文护所作的安排。刚刚发生过孝闵帝企图夺回政权的教训,宇文护更需要在宫内安插亲信,以监视宫中的活动。如果能把元勋子弟杨坚拉拢过来,可谓是一箭双雕。对于宇文护的主动接近,杨坚有点不知所从,他赶忙回家和父亲商量。杨忠在战场上是一员虎将,在政治上也很有远见,他清醒地看到,宇文护固然大权在握,但他目无君主,和元老们形同水火,其与皇室的斗争,前途也不容乐观,支持他,将来会被斥为逆臣,反对他,则立招横祸,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之若即若离,超脱于宇文家族明争暗斗的漩涡之外。因此,杨忠冷静地对儿子说道:“两姑之间难为妇,汝其勿往!”也就是说,夹在两个婆婆之间是很难作媳妇的。杨坚对父亲的劝告心领神会,拒绝了宇文护的招诱。

杨家的态度,表面上是不偏不倚,实际上是不与宇文护同流合污,这自然引起宇文护的不满。但是,杨氏父子对当时发生的事件保持沉默,似乎对政治毫无兴趣,宇文护也摸不清其底细,无可奈何。他只能在暗中密切观察,寻找破绽。杨坚是第二代中的佼佼者,有关他的出生及相貌的传说,似乎已在上层社会流传开了。当时,统治者相当迷信,时常发生因为名字相貌等犯讖而滥杀无辜的事例。因此,杨坚的相貌不能不引起注意,明帝特地派遣善于看相的术士赵昭,前去给杨坚看相。赵昭能够摇唇鼓舌于错综复杂的派系之间,自然八面玲珑。他先是回去禀报说:“(杨坚的相貌)不过做柱国耳。”替杨坚遮掩了过去。然后又偷偷告诉杨坚道:“公当为天下君,必大诛杀而后定。善记鄙言。”从当时朝廷的形势来看,政权已经逐渐向第二代转移,作为其头领,宇文护自然特别留意第二代子弟中是否有危险的或异己人物存在,所以,术士赵昭或是宇文护派遣的。

不久,朝廷的气氛更加紧张。年轻气盛的明帝亲政,改变以往的天王称号为皇帝,建立年号,逐步收回大权,触犯了宇文护。于是,宇文护派人毒死明帝,改立武帝宇文邕。翌年,改年号为



杨
坚



保定元年(561),“以大冢宰、晋国公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令五府总于天官”宇文护。实现了总揽朝政的野心。

当初,宇文泰建立府兵制度,立左右十二军,由十二大将军统率,其所统军人,均改从将军姓,企图模仿鲜卑部落兵制,以虚构的血缘关系来提高战士的归属感和战斗力。然而,这支军队虽说统属宇文泰指挥,实际上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宇文护执政,成功地收回兵权,军队的所有调发,都必须有宇文护签署的命令才能实行。至此,北周实现了向中央集权体制的转换。只是权力没有集中到皇帝手中,而是在宇文护的控制之下。如此一来,中央集权体制还是没能最终完成。因此,不管武帝如何韬光晦迹,他必将是宇文护的对手。这一点,宇文护心里清楚,所以,他扩大用人层面,在大力提拔新人和培植亲信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元勋集团的监视和压抑。

保定三年(563)春正月,武帝出巡原州(今宁夏固原县),突然夜里回到长安。百官都觉得很奇怪,私下打听原因。随武帝巡行的侯莫陈崇对其亲信解释道:“吾昔闻卜筮者言,晋公今年不利。车驾今忽夜还,不过是晋公死耳。”预言宇文护将死,不啻是爆炸新闻,顿时就在京城里流传开来。有人告发其事,武帝便将公卿召集起来,当众责问侯莫陈崇。当晚,宇文护就派兵包围侯莫陈崇府第,逼他自杀。侯莫陈崇在前述赵贵和独孤信事件中,显然是支持拥立宇文氏的,所以在事件之后成为四位参议朝政的大臣之一。但是,他所忠诚的无疑是皇室,而不是宇文护,因此,在皇帝与权臣的斗争中,他明显站在皇帝一边。侯莫陈崇的一死,北周初年的五大柱国已经被宇文护清洗了三家,创业元勋所剩无几,可见当时斗争之惨烈。

武帝即位后,杨坚的职务从右小宫伯改任左小宫伯,几乎没有变化。从明帝即位(557年)起到武帝保定五年(565)左右,他整整担任了八年的宿卫官。光阴荏苒,保定元年(561),随着长女杨丽华的出世,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位春风得意的少年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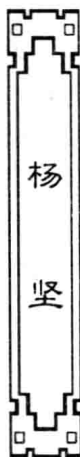


了。那些得到当权者青睐的伙伴,已经建功立业,节节攀升,而他仍被冰冻在起家的职位上,不仅得不到提升,而且还要时时提防宇文护的迫害。

这些年,杨家的日子过得不顺,虽然还没有沦落为阶下囚,但也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就在宇文护整肃元老的时候,杨忠有意埋头于具体工作,对朝政漠不关心,以免给宇文护抓到口实。保定三年(563),也就是侯莫陈崇自杀的时候,杨忠自告奋勇,率领步骑一万,迂回塞北,会合突厥,突破北齐雁门防线,连克二十余城,直逼晋阳。次年正月,与北齐主力会战于城下,因突厥退出战斗,不利而还。显而易见,仅以万人之师要攻打北齐,是不现实的。杨忠积极请战,或与回避朝廷斗争有关。这次出兵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但是,在周齐关系上却是一大转折。以前,每到冰封季节,周兵就要凿开河上冰床,阻止齐军进攻。现在,攻守之势逆转,变成齐兵凿冰以防周军。因此,这次战役具有重要的意义。武帝对杨忠的功勋给予很高的评价,打算封他为太傅,但是,宇文护因为杨忠不依附于己而加以阻挠,结果,杨忠非但没有获得封赏,反被外放为泾州刺史。同年,宇文护亲提大军伐齐,却只让杨忠率偏师出塞北策应,有意冷落他。

宇文护的种种行为,深深地伤害了杨坚,他从心底里反感宇文氏,并对北周派系倾轧与唯权是视有了极其深刻的认识。政治理想在遭受挫折之后,已经被权力所扭曲,热血变成欲望,抱负成为野心。逼人深缄其口的专制体制不仅使人变态,而且还教人把变态的欲望掩饰在伪善的面具之下,当它有机会迸发出来的时候,便是那样的猛烈、致命和惊世骇俗。就在宇文护如日中天的时候,杨坚已经深埋下反叛的念头。

保定五年(565),被冷落了八年的杨坚好歹晋升为大将军,被派到随(或作隋)州(今湖北省随州市)担任刺史,总算有了出头的机会。这年,北周为了加强对外攻势,调整了荆、襄一带的



机构,把荆州、安州(今湖北省安陆市)和江陵总管隶属于襄州(今湖北省襄樊市)总管府,并以大司空卫国公宇文直出任襄州总管。据庾信《周柱国大将军拓跋俭神道碑》记载:“保定四年,治襄州,……控御五十州,风行数千里。”可知北周所辖今湖北、河南一带地区,均隶属于襄州总管府,则随州应该也在其中。杨坚到随州,首先到襄州拜谒上司宇文直。宇文直是宇文护的红人,官大气盛,并没有把不甚得志的杨坚放在眼里,只是出于礼貌,派其部下庞晃回访一通。

庞晃是宇文泰元从亲信,此时随宇文直出镇襄州。他一到杨坚,就被其卓尔不群的气质所打动,相信杨坚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于是倾心交结,成为密友。

然而,杨坚好景不长,他在随州还没坐热那把刺史的交椅,又被调回中央,再次路过襄州。清冷失意之际,想不到庞晃还前来接他,不由地心头一暖,便把庞晃请到馆邸,盛情款待。酒酣耳热,庞晃悄悄对杨坚说道:“公相貌非常,名在图箴。九五之日,幸愿不忘。”这番预言杨坚会当皇帝的話,简直是大逆不道,而杨坚竟坦然受之。时已微曙,有雄雉引颈报晓,杨坚让庞晃射雉为验,说道:“中则有贵。然富贵之日,持以为验。”庞晃弯弓持满,一箭射个正中,杨坚抚掌大笑道:“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庞晃的这一箭,射去了杨坚心中的忧思,坚定了他上膺天命的自信。欢笑之余,杨坚把身边的两个婢女送给庞晃,两人遂成盟友,密谋篡周。

回到京城,政治空气依然紧张,武帝虽然早已成年,但他鉴于两位哥哥惨死的教训,深藏不露,对宇文护尊崇有加,任其专权。而宇文护大权在握,党同伐异,杨坚更是倍受排挤,回京之后,就被晾在一边。杨坚无奈,干脆以母亲生病为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来,天天在家侍奉母疾,昼夜不离左右,既躲开宇文护的锋芒,又博得一片“纯孝”的称赞。但是,鹊起的赞誉,更引来宇文护的忌恨,好几次想对他下手加害,多亏大将军侯伏侯万

